

那一年，鄞县改为鄞州区，接到不少来自四方亲友的电询，说这个“鄞”还在，就好。想来，鄞县对一部分宁波人来说，就是根，有血缘，有情结。其实，用了两千多年的县名，一叫，不啻是亲切顺口，眼前呈现的即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寻得宋代陆游的一首《游鄞》，觉着情景交融，更有向往与寄托：“晚雨初收复作晴，买舟访旧海边城。高帆斜挂夕阳色，急橹不闻人语声。掠水翩翩沙鹭过，供厨片片雪鳞明。山川不与人俱老，更几年来为此生。”到现在还不觉得遥远，也不感到生疏。

《吴越春秋》里说：“县有赤堇山，故加邑为鄞。”这个“堇”字，蛮有诗意，如堇菜，亦称犁头草，春夏开紫花，很好看的。想起老早上海有个甬剧团的名字叫“堇风”。我有个表姐曾在那个剧团里呆过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改革开放，上海黄浦区文化馆组织演出过数场甬剧《半把剪刀》，都是原来“堇风”甬剧团的老演员，他们从各行各业里聚拢来的。我和家人邻居都去看了。这个剧场就是南京路上原称

时尚精致的保险公司销售经理伊雯，在巴黎休假结束后回到家，跟自家男人“作”：“我漂亮吗？”男人答：“还好。”伊雯问：“什么叫还好？”答：“还好就是介于好与不好之间。”问：“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答：“还好。”伊雯说：“等于没回答。”男人说：“看上去我回答了。”……男人说：“在巴黎玩得开心吗？”伊雯说：“还好。”男人说：“在巴黎有没有想我？”伊雯说：“还好。”……话剧《香水》开篇这样的对白，奠定剧情不可琢磨的基调。同样不可琢磨的，自然还有该剧核心阐述的客体：爱情。起初看来，爱情是唯一的，绝对的，也就是说，只能是“好”或“不好”，没有“还好”。而事实上，“还好”的意味如影随形。爱情有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关于爱情，可能每人各有答案。

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那是旷日持久、终其一生的暗恋；金庸的《天龙八部》等小说里，阿朱与乔峰的互能换命，段正淳的风流韵事，段誉对语嫣的一往情深；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里，纯真而终究因生命的殒落而有所残缺的初恋……在张爱玲那里，爱情又是另一番滋味：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那么，话剧《香水》里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在剧情初期，似乎张扬爱情就是惟一的配对，不允许偏移与背离。伊雯潜意识里总想实现爱情的遥控锁定。在巴黎，她买来了一瓶男用香水。原价一万欧元、折价三千欧元，不锈钢盖、玻璃瓶身。销售给她这瓶香水的法国男人说，这款香水，只有两瓶。一瓶没了，只剩一瓶了。这不是普通的香水，它的名字是“惟一奇迹”。男人用上这款香水，爱他的女人会更爱他，并且她的身上也会有同样的香味。伊雯想用香水创造奇迹，在她与家里的男人之间形成神秘感应。而当她回家，男人还没回家。男人回家后，说加班回家迟了，说要参加同学会还想离开家。这给伊雯对香水产生奇迹寄予厚望。

男人猜测香水价格，说：“两元？两欧元？”伊雯说：“再猜。”男人说：“五十，大不了再加个‘欧’。”——价格的不确定性，与“还好”一样值得玩味。话剧《香水》的成功之处，在于提供了多个岔口。

在我未退休前，我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陪着母亲北上南下，走西访东。说白了就是陪着母亲四处转转，让母亲也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精深的文化。

母亲已年过80了。这一辈子，母亲就像一把伞，一直默默地替我遮风挡雨，辛苦操劳。我一直奢侈地享受着母亲无怨无悔付出的慈爱，而很少有过感恩回报之心，真的就把母亲当成了一把伞。当生活的风霜雨雪无情地鞭答我时，我会寻求母亲的庇护，向她诉说心头的痛恨，找寻破解的方法，索要经济和物质的帮助。而当我春风得意，快意人生的时候，我却很少会想到与母亲共同分享。当我意识到这些时，我已经走过了50年的人生。我自问欠母亲的太多了，还不清。在她有生之年，在她还健在的时候，我要尽我的能力去偿还。

母亲是个喜欢到处跑的人，但碍于要照顾90高龄长年不是卧床就是坐在沙发上

“先施”公司的所在。“堇风”的余韵，我算领略过了。甬剧的气息里，飘动着故乡故土的风情与语调。

手头上有一本中国地图册，早过了一个甲子，都市条日里介绍鄞县，字数不多，要点不少，说它城濒甬江，通沪杭甬铁路，唐代曾设市舶司，与外国通商最早，明嘉靖时，即有葡人来此互市，鸦片战后，遂被开为商埠；在甬江北岸，凡宁波一带之贸易均集中于此。为浙东第一都会，而且是全省最大的商埠。彼时的记载，就当做史料。有一首《登宁波城楼》的诗是清代李调元写的，前四句：“雉堞凌云脚下堆，鲸波带日岛边回。江中船出海中去，洋外帆从天外来。”富有动感，景象如画。

曾在黄河岸边生活，信寄故乡，写地名，就是宁波东乡潘火桥。当年我住在村里的“东头”，没有门牌号，邮递员居然能准确无误地送达，真佩服。潘火桥村里的地名很好听，还有几分的雅致，如“雨霖屋”，教人想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样的诗句来。还有“花墙门”“老花园”

只有四个演员的一台戏，演绎串连无数的可能。伊雯与中国男人，是一条主线，表达爱情成份里的信任与占有。美女编辑与法国男人，是一条副线，表达爱情可以超越时空距离甚至灵与肉。中国男人与其他女人，是莫须有的虚线。美女编辑与其他男人，是明确有的暗线。中国男人与法国男人，那是临近尾声的一条隐线。简简单单的四人话剧，由此复杂了，气象万千了。爱情就剪不断理还乱了。

荒诞与诡异是“无巧不成书”的终极表现。家里男人用了那款香水后，伊雯竟在美女编辑身上闻到同一种香味。美女编辑说：“你卖保险，能否给爱情上保险？”伊雯说：“目前没有，但可以申请。你要保多久？”美女编辑说：“永远。”伊雯说：“那人是你先生？”答：“不是。”“男朋友？”“不是。”“情人？”“是。”……鬼使神差，联想到香水及其他巧合，伊雯怀疑自家男人有外遇。她回家逼供，男人负气离家，再无音信。伊雯找到美女编辑问问下落，美女编辑对伊雯提及的男人完全不知，然后，美女编辑诉说了她与法国男人在上海的一段恋情。由此，剧情从主线上生发、幻化更多脉络。

香水“惟一奇迹”只是那一年的惟一。“今年雨多，玫瑰吸露多”，“去年雨少，玫瑰吸露少”……提取的香水自是不同，各年有各年的“惟一”。那么，爱情何尝不是如此？某人爱某人，前提是相遇相识。那么，在尚未认识的更多人里，如何判定没有某人的真爱？有人说爱情是荒漠甘泉。有人说爱情保鲜时间只有三月。爱情似乎总难脱离短暂宿命。爱情与玫瑰相映，与香水相似：用于修饰，挥发很快。爱情或蜕变友谊，或升华亲情，或封存于记忆。甚至，就连记忆都没有，无影无踪。香水洒在身上、空中，散发好闻或难闻的气息。好闻或难闻，因人而异。就像爱情，有人接受，有人避之不及。

扮演伊雯的演员童蕾听说是宁波人，在电视剧《亮剑》中扮演李云龙

的妻子田雨，为观众所熟知。话剧《香水》里偶尔的诙谐元素如餐中点剧，很是爽口。比如，信佛的法国男人在上海很认真地对美女编辑说：“今天是观世音生日，不能撒谎。”观众席中一阵爆笑。该剧首创于2003年SARS期间，编剧喻荣军说：“那个春天，到处都充满着消毒水的味道……写《香水》是想唤起都市里人们对于真实生活的回忆，却发现没有SARS的真实生活同样残忍，逃避和粉饰是由于胆怯。”如此，话剧《香水》想说的不止是爱情，应该还有更多。

同父母闲聊时，母亲会告诉我一起早锻炼的老头、老太，谁由儿子带着去了桂林，谁由女儿陪着又游了丽江。说这些时，她特别强调的是那个“又”字，我能感觉到母亲心中那份羡慕和向往。我说妈待我退休了有时间，我也要陪你去转转，母亲笑了，口中却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些地方，我们就别花那些冤枉钱了。自三年前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后，母亲也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她一个人在家呆不住，拿着个公交老年卡，没事就乘公交。从起点到终点，闲逛一圈再原路返回。宁波的那些公交她几乎都从头到脚坐过了。

2012年春暖花开时节，我对母亲说你知道“烟花三月下扬州”这诗句吧，我决定请两天假陪你去逛扬州。母亲说：“别别，既影响工作又浪费钱。”坚持不肯。无奈我只得瞒着她找好旅行社，把一切都搞定了，她才不作声了。出行前几天，母亲就在整理东西了，还特别到超市买了我喜欢吃的瓜子和水果，不时地问我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出

“小花园”“童王”这些，意境很美。像“十间楼”，在蔡氏宗祠旁，就以建筑式样而定，我儿时好奇，真的去一间一间数过，果然名副其实。有一首名为《潘火桥》的七律，诗名后注“即搬火桥”。作者张琴初，约写于上个世纪的

【乡土情怀】

诗词中的故乡

蔡体宽

初叶：“迢迢长堤十里遥，好将旧迹问渔樵，一程引入柯亭胜，指点东塘第七桥。长塘迢迢到东柯，且住行行过客多。竟道此中形胜地，应将潘火作盘河。”原来桥头有只凉亭，朝东看，可见莫枝堰附近的山影，沿着塘河边走上

十七里的石板路，就到东钱湖了。石板路的好，我在黄土高坡的时候，常在朋友面前夸赞故乡的这道风景。它像一首传诵已久的古诗，韵致不会消失。十几岁时，在东钱湖陶公山住过三天，宿在粮库。这粮库原是祠堂，月形门的寝

室，夜半惊闻山间松涛不绝，难以入寐。屋弄里曲径通幽，无嘈杂之声，透出的就是那种平和的气象。黄昏时分，访一老者，貌如画中古人，面色红润，鹤发童颜，庭园里满是花卉，还有石槛凳上的牡丹花，居室壁上，挂着古旧书

【甬上画坛】

山农的梦·生态梦

（油画）
毛丹峰 图/文



【且听风吟】

九月里，
我挥镰霍霍，
林俊燕

九月，
风煽起了凉意，
我足月的孩子，
让我喜悦已久的孩子，
就要分娩，
孩子在呀，
在立秋过后的日夜里，
我挥镰霍霍，
锈蚀了季节的镰刀，
重现光泽，
烦躁不安的生命，
请你再等等，
别急，
容我把所有贮藏的镰刀，
全部磨利，
割断众多错落的脐带，
轻柔无比地抱起我新生的孩子，
小心翼翼地里好，
随后一起回家，
从此，
我必须学会以父亲的方式，
体贴你们，
呵护你们，
谈谈往年的收成，
再谈谈关于立春的故事，
还要谈谈关于你们来年的茁壮成长的过程，
呵，
亲爱的孩子们，
还要等候多久，
你们才会理解父亲，
九月里，
我挥镰霍霍的，
——心情

画，宛如世外桃源。湖畔居家，出外多划小船。那几天里，跟了堂叔在湖上尽兴泛舟，饱览山水之胜。有一首《泛东湖》的诗，道出湖上神韵：“澄波四望空，画舫溯冷风。野寺轻鸥外，人家细雨中。菰蒲临水映，洞壑与天通。即以寻真去，花源杳无穷。”诗为明代的范钦所作，有着不衰的美感。

古人说天童：“群山抱一寺，一寺镇群山。”确将寺的形势概括了。以前到天童寺去，我怀有一种神秘感，乘着汽车从山间蜿蜒而上，远远地先看见镇蟒塔，它成了目中的坐标，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忽而又悄然远去了。寻寻觅觅才有趣，直奔速达，终究若有所失。生活里不可拒绝对诗意的向往。我读王安石的《天童道上》，觉得赏心悦目：“村村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引人入胜，豁然开朗。《陶庵梦忆》里，张岱记天童，至山门，可见万工池绿净，可鉴须眉，旁有一大锅覆地，问僧，说是天童有龙，常下山饮水，故此水能除秽不入，正德年间二龙斗，僧撞

钟鼓撼，龙怒扫寺成白地，锅其遗也。说的很神，好好好看。

曾去过几次天童的老街，长长的，间有剃头、吃饭、杂货各种铺子，两旁通向村舍，屋宇古朴，弯弯小巷，铺着平整的青石，如小方凳，纹路如网，利于排水。缓步而行，可闻回声，忽有一阵烤笋的香味飘来，唤起了以往的情怀。用王安石的《游天童山溪上》这首诗来说吧：“溪水清涟老树苍，行穿溪树踏朝阳。溪深树密无人处，惟有幽花度水香。”就是那样的静。母亲生前在沪上，看到家乡来人，说起今日邱隘之盛，很是兴奋。据记载，邱隘是因邱孝子而得名的，有一首清代李邨嗣写的《邱隘》，头两句写道：“小筑曾居邱氏村，苍髯三树看拿云”。这三树，在《四明谈助》里讲：“一柏为中，两松夹之，因岁久忘其移植所自”，高耸入云。两年前闻邱隘横泾再现青石板、河埠头、小桥流水的水乡风貌，欣然前往，那里是我的外婆家，自有不少远去的背影。顺路去礼明堂外婆旧居看看，但只有在记忆里，一切如故。

我在《山农的梦·生态梦》这一作品中，用现实主义要素及油画的一些特性，来表现真实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结，以表达我深深的乡土之情。那一片片能让人闻到泥土气息的土地，那一张张淳朴、真实、憨厚的笑脸，描述了四明老区农民对这片山的情怀，对绿化这片山的梦想，使家园变得更幸福、更漂亮。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植树造林的光荣传统。此油画作品也得到了评委的认可，入选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展。

从大桥上走向江南。我担心这么长的桥她会累，但她坚持说没事。就这样，85岁的老妈一气从江北走到江南，一个半小时横跨4586米的南京长江大桥。搀扶着老妈，我心里感慨：这是我的福份，福份啊。

曾经在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过，有人用板车拉着父母，用脚丈量大地，只为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人辞掉工作把一辆车改装成房车，载着百岁母亲游全国，只因母亲想去更多的地方看看。同他们相比我没有如此伟大和执着，但我想在感恩尽孝这一点上我同他们是相通的。北上南下，走西访东，我陪母亲去旅游的梦，于我还只是个开头，母亲我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养足精神，儿子陪你旅游的梦还将延续。

中国梦
我的梦想故事 征文

行的那天早上说好6点半在上车地点碰面的，当我6点一刻赶到那里时，远远已经看到母亲的身影。母亲穿戴得整整齐齐，背着个包，拎着个袋，靴靴立立，四处张望。我心头不免浮起淡淡的酸楚。游瘦西湖时，我怕母亲会累就建议坐游船，母亲却说我能走。一路上她

【“中国梦·我的梦想故事”征文】

圆梦之路将延续

万之

紧跟导游，边听讲解边观赏。在著名的二十四桥上，导游介绍当年曾有一个官员在桥上安排了24个美女吹箫给他听，因而就有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古名句。母亲转头对同

去年，我退休了，就有大把时间陪母亲旅游了，首选自然是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次我选择了自助游。母亲已是85岁的高龄了，什么飞机、高铁，她只是在电视里见过，所以我安排先坐高

铁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回宁波。我要让母亲也感受一下现代交通工具的快捷和舒适。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母亲笑逐颜开，一路观赏沿途的风景，一路念叨“真快，真稳。”她说想想过去她年青时，从上海坐火车到宁波，坐慢车一路颠簸得花将近12小时，真是换了人间。

在北京我们游故宫、颐和园；逛天安门、王府井；钻胡同，观恭王府；最后还去了奥体中心。五天里母亲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一点都没觉得累。最让母亲开心的是，在西单北京图书大厦，我看到了有我作品入选的《文学港十年散文精选》在售。我高兴，母亲更高兴，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儿子出息，这趟北京来得值。”晚上到旅店休息了一会后，她居然跟我说：“我们再去那书店走走，看看那书有没有被买走。”呵，我可爱又可亲的老妈。金秋十月，我又陪母亲去了南京。登中山陵她不要搀扶，游玄武湖她一马当先，神采奕奕。我们坐公交观光了南京长江大桥。在江北回来时，母亲竟建议我们